



清晨，由瑪麗醫院步下，只見煙雨漫天，腳底下的醫學院，就只是一個迷濛的景象，但也是一段難忘的回憶。

攻讀預科時，唯一的目標，就是要進入港大醫學院。入學試放榜後，考取了三、四分的同學，固然不會再作出其他的選擇了，就是只有八分的我，也還不抱著姑且試試的精神來投報嗎？在當時，所謂愛心，所謂名利，就只不過是腦海中的一些名詞吧了。面試時，拯救疾苦的答辯，其中有多少是台詞式的背誦呢！

考進醫學院，赫然成爲了新貴。消息轉眼間便傳遍親鄰，一切人際關係也起了變化。父母固然是喜上眉梢，割雞還神不在說了，同時，也贏得了親友的嘉獎；碰著他們時，往往聽到一句：「幾時做大醫生呀！」「他日我來看病患時，不要收費太貴啊！」雖然自己私下和友好交談時，口中也會說：「他們的說話真是刺耳。」但心底間，畢竟還是有點甜絲絲的。

迎新營內，高年級的同學不停地解說，甚麼是「放認關爭」、甚麼是應有的心態，這些對一群初入醫學院的青年，無疑是一種很重的心理負擔；再者，五花八門的活動，簡直令人目不暇給；漫不經意地，自己也不禁在多少份宣傳統一單張上簽了字。但最令人惱怒的，莫過於他們不停地訴說個別學系及老師的短處，令新同學建立了一個難以磨滅印象，間接影響了日後的學習情緒。

大學的生活，畢竟是和中學的不同，花了差不多一個學期，才能適應。

一年級時，也曾參與各種不同類形的活動，但大都是走馬看花似的，雖然接觸到各種不同的人 and 事，不過卻是忙得要命。但是最繁忙的還算是當班代表的同學說：「在任期間，我根本沒法子去圖書館裏讀書，每每坐下來不久，就有高年級的同學跑過來，對我說某些某些事情。」

這種忙不暇顧的經歷，真是有苦有樂。但希望各「高」班同學緊記某一年級班代的說話：「你們說得太多了！爲甚麼不找我班的班委商量？況且，把你們的經歷勉強和我們的情形相比，是絕對不公平的！」

一年級轉眼又過了，考試前的壓力，只助長了暑假的寬裕。不論是出外遊歷，參與活動，或是學習一些新的事物，總比百無聊賴或元龍高臥地度過暑期來得要好。曾經看見某同學在紙上寫著：「人生最要緊的是『善用時間』。」

二年級開始了，也開始參與領導活動的行列，會議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，但往往卻是不知所謂，與會者大都各持己見，或互吐苦水，會後，十居其九是沒有結果的。「所謂『認中關社』，所謂『放認關爭』，主要還不是象牙塔內一些激情的會議嗎？」實地視察，或真正參與及推廣的人卻很少，至於市民的得益就更少了。某屆幹事會主席指出：「今日侃侃而談的人兒，他日還不是會爲他們的MRCP或FRCS而忘卻一切嗎？」畢竟，又有多少人會知行合一呢？

大學生畢竟還是學生，除了「沒有甚麼大能」之外，所謂走訪，所謂調查，只不過是動物園式的訪問，或是把報章剪剪貼貼的工作吧了。某屆副會長曾指出：「與其漫無目的地學習，倒不如搞一些直接對市民有得益的活動。」筆者雖然未能完全同意她的意見，但卻贊同某屆幹事的看法。「單憑認識而希望同學日後對社會有所行動，是絕不可靠的。」

每位大學生，每年花掉納稅人三萬大元，醫學院的同學在畢業後數年便月入近萬，這是成績優異的報酬嗎？某同學在迎新營曾說：「在你現在輕鬆快樂的時候，也沒有嘗試去幫助一些你相熟，但是因考試失敗而傷心的同學；醫科畢業後，你會幫助一些你不熟識，而且還給你帶來麻煩的病人嗎？」你會嗎？

醫學生深懂捐血救人的道理，但每次紅十字會前來募捐時，也只是百數十位同學響應，某老師曾說：「Tomorrow you will be mad for blood for your patient!」而紅十字會的一位姑娘也說：「Shame! You see! QM (Queen Mary) is just over there!」可惜聽見她們說話的人實在太少了。據聞香港

仔的一群工人，曾經令紅十字會的血袋不敷應用，需要急增數十個增援，看來這群大專學生，不比起這一群學識低微的工人了不起多一丁點兒呢！莫怪乎，某教授說：「中學時代，參與服務社會的活動及捐血的次數，應在入學資格之列。」

「醫學生服務社會的風氣很差！」一位熱心的同學說。同學們，你同意嗎？

三年級很快又到，也廿二歲了，不少同學也成雙成對，自己也顯得形單影隻了。甜蜜的戀愛，仙境般的二人世界，不時在腦海中盤旋。在她窗底之下，幾許徘徊，憧憬著月夜花間，及碧波白沙的暢遊，一切一切，也可以拋之腦後。衣著開始改變，談吐也變溫文了，輕鬆笑語和失魂落魄，反覆相間，別人看在眼裏，也笑在心內。

三年級，是上醫院學習的時候，同學們也開始幻想畢業後的去向。個別同學被老師的風采迷倒，希望能拜倒門下。內科、外科、兒科和婦產科醫院的影子，不時在眼前浮現。另外有些同學，則覺得香車美人更為重要，「我想買艘遊艇」之類的說話，只是個人一例。最妙的，莫過於某君的抱負了：「我想當一名私家醫生。擁有一幢像沙宜道下面一樣的別墅，閒著時，也回大學教教書。」

世界上可能沒有八臂金剛，「但身上有十隻手指的病人」，一個醫科三年級的學生就有很多機會看到了。雖云：「放認關爭，口裏言談皆實話；望問切，眼前病者是全人。」

恐怕要寫成：「口裏言談皆廢話；眼前病者已非人！」

同學對學習的熱忱，本是無可厚非的，但是這往往卻為病人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和痛苦；可惜不少同學卻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。反過來說，又有多少醫學生願意在眾目睽睽之下，解衣脫褲，給一群陌生人檢查呢？恐怕，不願意的主因，是因為他們明白到別人是沒有權利來檢查自己的吧了。一、二年級的同學，你會恥笑他們嗎？

三年級也是寂靜時間的開始，同學們都普遍覺得自己「老了」。隨著

功課壓力的增加，及對活動熱情的消卻，他們也開始歸隱了。社會和醫學生的距離，漸漸變得遙遠，能夠重出江湖的，畢竟是少之又少。

嘗聞：

「斷戟沉戈志滅消，但經奮發續前朝，
春風不與謝郎便，勿敵明春健無年。」

未知可否改爲：

「春風給與謝郎便，勿敵明春健康年」呢？

四年級是全面接觸臨牀醫學的時候，也是醫科專業訓練的重點。其間雖然沒有令人留級的考試，但書本的壓力，卻能令最懶惰的同學也要勤奮起來。朝八晚六地上堂，已經令人精疲力竭，但專科學習時期，內科的巡房，又往往在晚上八時、十時，甚至凌晨二時方才完結。同學們在課上的撤退，沉重的功課是絕對的主因。況且，「書唸不好，將來苦了你的病人。」

專科學習時期，全班分成五大組，相熟的同學也因為分處不同的組別，漸漸也顯得陌生了；一切情仇愛恨也會因為時間的消逝而淡忘。

醫學院十三個學系之中，並沒有一個教導同學如何去當一個好醫生。雖然社會醫學系，向同學們介紹了一些關於社會的知識，但卻被大多數同學所忽略。尚幸近年的兒科學系，也鼓吹認識社會及醫療的風氣，點綴了單調的學習生活。

在病房內，醫學生往往單方面的獲取利益，但卻沒有為病患者作出任何貢獻，只有在學習產科時期，才能感覺到自己是在幫助別人，嬰兒呱呱落地的叫喊聲，不僅令產婦們喜悅，也令自己手忙腳亂。

五年級的後半年，是生死存亡的時刻。雖云：「醫生的名銜是等著自己。」但每日也需要面對這幾本書，和那疊筆記，內心真是悶得發毛。很不容易才拖到考試。

最後的考試，也是這五年的得失。試後來的歡樂，也只是職業醫生生活的開始。畢業後，但覺自己站在一個渡頭上，面對茫茫人海，自己是一隻孤舟，是病者心目中的苦海慈航，也是別人心目中的豪華郵輪。種種的責任也開始落在肩膀上，自己的錯誤，可能就是病者生命的損失、病患、家庭、還有自己。中學時代的同學，與自己遙遙相隔，面見時，就只有訴說頭暈身熱的。大學的同學，也正在各自策馬揚鞭，在自己的路途上奔跑，而這艘孤舟也需要啓碇出海，海外無蓬萊，何處覓仙蹤。朋友，下次再見。

編者按：同學們！當你看完這篇文章之後，有何感想呢！林孤舟同學所描繪的五年醫科生活是否有你的寫照呢？文章寫來似乎是「灰」了一點，但希望藉此對大家有點衝激，大家平日放在一旁的問題，能重新思索找出自己應走的道路。